

雪山集附詞二



雪 山 集

附 詞

(二)

王 質 撰

叢書集成

初編

者
五

編
五

主
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雪山集卷七

記

涪陵譙先生祠記

〔案〕此記與白帝廟記、張益德廟記當是
孝宗乾道四年六年實兩入蜀時所作

孔氏亡而書存。世以其書誘士。以爲使外驚之。徒利之。故正學廢而俗學興。其所資者。章句言語形名度數。豪傑之士。不堪以其高明廣大之體。滯于其間。佛氏之子。有達磨者。自西土來中國。斷拘攣之見。掃凝滯之具。引學者以駿利之途。天下豪傑相詠讚。以爲依歸。于是佛力始重。自達磨建此宗。而豪傑或見其趣。噓呵踧踏。驚絕超拔之功。故豪傑歸。則權在佛。而儒者行世。多爲富貴威武所制。功業名譽所役。有得于佛氏之家者。輕之。儒者雖外不服。而內自媿也。普通以來。天下以明心見性之捷。非求諸佛氏之門。不可。吾道之妙。布列于詩書禮樂。而潛寓于易。時出于論語孟子。而會見于大學中庸。未有指而出之。收天下豪傑而歸吾宗。故惠能道一懷遜。義元之流。不受衣冠之所維繫。使吾宗得此。百倍于鄭元馬融。〔案〕

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

失之哀哉。伊川先生實始標呈孔氏之祕。比佛氏所明益顯露。且親戚不絕。衣服飲食不易。發奇偉之事于經常之中。天下豪傑自有天淵爲飛躍之地。異時插鉞繫竹。咸爲吾宗之歸。孔氏之權重矣。

涪陵譙先生初習佛。伊川授其學以大學中庸。而指其法以敬。先生悅之。棄家破產。疲曳妻子以從之遊。及其困飢且死。不以非義之粟。而易將殞之命。非天下之豪傑。其能建立如此哉。往余在都。有不悅伊川之學者。爲余道之。余曰。建炎之初。詔起譙先生于河南。無所蹤跡。有野人道使者入嵩山深絕。見先生臥土屋衣襦。釜竈皆塵。強掖起之。既至。與宰相不合。遂去。不知所之。此孔氏所謂遯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天地造化有不可羈縻。或攝受之無難。可謂有力非耶。制伏虎豹。非西方獅子不能。他非余所知也。是時尙未熟知先生之詳。後數年過涪陵。見伊川之孫太守程公。示余以武夷胡公憲河南郭公雍諸文。且道所未盡者。乃得其本末出處甚悉。初涪陵未有先生祠堂。公至始克爲之。險遠幽仄。有此足以重天下而無與揚之。至今蓋其後徙于伊洛。而轉仄于吳楚。存沒皆不關于故鄉。其疏固宜。雖于先生無所爲虧。而鄉黨之典。與牧守之職。則爲曠。非公道問學。敦教化。念其祖而欲崇其徒。獎其先賢而欲風厲其後來者。誰與領此。堂成而余來。非平時有慕于其中。而竊見其餘末。又誰當言之。此豈偶然乎哉。先生名定。字天授。起布衣。爲通直郎直祕閣。喪亂莫知所終。或云終于嵩山少林寺。又云隱居青城之老人村。易姓。迨其今猶存云。

白帝廟記

白帝。公孫氏茂陵。其里也。清水導江。臨邛。其生所歷也。成都。其稱帝王及死所也。瞿唐。其廟也。其廟不知其所始。而其事則可次而言之也。嗚呼。更始元年。稱輔漢將軍于成都。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此白帝素

志也。美矣。二年。拒更始所遣將李寶、張忠。而稱蜀主。貳于漢也。當是時。世祖皇帝轉側河朔之間。未興而更始之政已亂。非貳于漢也。貳于更始也。猶之可也。建武元年。以成家爲號。而稱天子。于是欲與世祖爭天下。尙奚言。素志盡反矣。嗚呼。白帝其知天命所歸否耶。白帝初聞李熊之言。辭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白帝之知審也。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又何疑焉。熊之弗知。非白帝之弗知。又審也。嗚呼。誤白帝者。熊也。六年。世祖騰書爲白帝平素之言。且曰。天下神器。不可以力爭。白帝其知神器可爭否耶。是歲。隗囂以隴西歸白帝。白帝得之。與合從。拒世祖。嗚呼。誤白帝者。又囂也。囂不能誤竇融。而誤白帝。竇以興。公孫以亡。其白帝之不幸。非耶。十二年。世祖又移書爲白帝苦陳之。且曰。以時自詣。則全。當是時。隗氏滅。任滿。田戎。敗。公孫恢。史興。又敗。謝豐。袁吉。又敗。王師既守成都。白帝其知事勢之去否耶。十二之期至矣。白帝固自知之。而延岑之言曰。男子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嗚呼。誤白帝者。又岑也。方事之急也。張隆。常少。勸白帝以來歸。此劉禪之譙周也。而白帝之言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則已入岑言于先。隆少。忠謀格矣。岑存而隆少。死。何哀如之乎。嗚呼。使白帝如世祖指。挈圖迎降。保族安民。與河西竇融同功。智士之事也。旣不能然。勢盡力窮。健決糜于一死。不肯爲姚泓。慕容超。以肉委人。壯士之風也。泓之果。顧不及其童兒。白帝視之壯矣。嗚呼。智士之事不足。壯夫之風有餘。廟以祀之。非耶。蜀也者。魏取。劉。晉取。李。取。譙。唐取。王。特易于他邦。而漢取公孫。最後于餘敵。且難。白帝之能高。非禪。勢。縱。衍之倫也。岑。彭。來。歙。強對也。白帝能開隕之。劉尙敗。吳。漢。危。不得脫。白帝之能誠高也。嗚呼。議白帝者。難乎其辭矣。吾以爲白。

帝之禍造于熊。集于囂。厚于岑。非白帝也。如是其可以少慰白帝之心。不與張步。秦豐。同羞否耶。白帝死而爲神。據江山之會。而護持往來于險阻之中。豐功茂澤。咸交讚以爲歸。則泥首銜玉。畏死偷生之流。何以得此也。嗚呼。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

張益德廟記

漢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張公。與諸葛武侯。關氏壯侯。

〔案〕此節去舊證一字。原本如是。後同。

以文武相濟。夾輔先主。

紹延漢基。其子孫終始死生之際。皆無負漢者。天以此三人遺先主成邦。而共爲存亡。所謂期運者。非耶。初。先主與公。同以涿郡爲鄉。先得公。壯侯自解奔涿。于是乃得壯侯。皆燕南故人也。及先主依劉表。駐新野。于是乃得武侯。語序武侯新于二公。而先主所爲魚水者。在武侯惟深。此二公所以弗悅。雖其跡如此。而忠于漢。則三公同一心也。公之孫尙書遵。武侯之子衛將軍瞻。俱死事于綿竹。壯侯之孫壽亭侯彝。與其宗殲于成都。所謂共爲存亡者。非耶。嗚呼。事將成。天也。初。先主畏偪。自樊略宛。循襄陽向江陵。至當陽之長坂。曹公垂將及之。危哉。公據水斷橋。瞋目橫矛。以二十騎遏數十萬之師。不得前。而先主得斜道趨漢津。會壯侯。舟師以脫。其不死幸也。于是武侯以大計說孫公。而周瑜赤壁之事。乃濟。敗曹公也。其人爲周瑜。天下戶知之。說孫公也。其人爲武侯。天下亦戶知之。以舟師濟先主也。其人爲壯侯。天下亦戶知之。至斷橋卻敵。以免先主。未有明爲高于他功者。微公。先主蓋粉矣。武侯。壯侯。安在哉。而尙赤壁耶。此漢事。

之將成。天遣公也。嗚呼。事不成。亦天也。初。先主銳復壯侯之讎。是以爲吳之師。公提萬數之旅順流而東下。陸遜豈易當之。哀哉。閔之難也。公死而張南、馮習、本兵、猱亭、秭歸之恥。童子知之矣。此漢事之不成。天奪公也。天將壞人家國。先奪其人人亡。而後家國從之。臺城陷。羊侃先死。江陵陷。胡僧祐先死。汴州陷。王彥章先死。壽春陷。劉仁瞻先死。人弗死。如基弗摧。室弗傾也。夫先主北向以爭天下。中道而失壯侯。實建安二十四年也。東向以爭江南。中道而失公。實章武元年也。不二年。無兩公。先主身老志彫。而永安之變已矣。天其可知也。武侯上失先主。下失兩公。而黃忠之卒。以壯侯死之明年。馬超之卒。以公死之明年。異哉。其參會也。漢之羽翼殄矣。武侯欲以楊儀、魏延、李嚴、馬謖之輩。而回天心。武侯非不知之。其未解之條六章。可以推之矣。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成敗利鈍。非能逆觀。此武侯平生大指。而形諸辭者也。後十三年而武侯死。漢事去矣。公不沒于閔。壯侯不沒於臨沮。而武侯猶未殯于渭原。殆未可量也。公自中平之初。至建安之末。事先主。凡三十有八年。其相先後而終。才一年有奇。廢興存沒。其果有數也。非耶。公旣沒而爲神。其豐功茂澤。形于死者。愈益加于生。則公爲不死也。神仙不死。以氣之貞。豪傑不死。以氣之英。氣無間于窮壤。無隔于今昔。嗚呼。其可以弗敬也夫。其可以弗敬也夫。

濠州雙穗堂記

淳熙元年夏四月。得麥于濠梁之郊。一本而二岐。太守張公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此吾祖漁陽之誦也。吾何以得之。凡州之人咸曰。維時穰哉。維民康哉。太守良哉。公曰。異畝同穎之禾。唐叔得之。獻諸天子。天

子得之歸諸周公歸禾之書是也。周公得之。旅天子之命。作嘉禾焉。成王不肯有叔父是歸。周公猶曰。天子之命也。而辭。況唐叔哉。國有祥。天子承之。其不有謙也。臣揚之。罔敢居之。在小臣尤宜也。凡州之人又曰。往者資政沈公使淮西。其未入爲大臣也。有芝開其先焉。堂以識之。其名爲玉芝者也。于是濡須重矣。公誠不自有。毋亦肯堂以寵吾邦。公謝不敢曰。小慚大非倫也。凡州之人又曰。五穀奚別。而麥見謂首種。其有以也。夫天將興周。以來麴貽之。及其降也。春秋他穀不書。至麥禾不成則書之。非末矣。斯堂也者。重民事。承天休。太守之職也。公其毋忽。公又謝不敢。弗能得。則左其治之偏。而堂之公曰。以雙穗名。若何。凡州之人曰。宜。公曰。宜則當書。來告曰。苟宜書。公其爲我書之。漁陽在漢爲宛人。我于今爲安豐人。間因亂避地而去之。殘牒尙有考焉。今逆數漁陽爲建武初元。得一千二百餘年。而是物也復出。大懼無以紹前人之休。然天子之澤。非我之力也。余曰。公之言義之正也。不忘漁陽之烈。知尊祖也。不自有濠梁之祥。知尊君也。爲人後知尊祖。爲人臣知尊君。于法當書。余之言義之正也。初淮南被完顏亮之師。公以諸生糾義旅護鄉閭。故安豐不亡。太上皇帝義而官之。以郡參佐付之。主上又以提封俾鎮之。以儲閣俾直之。居十有餘年。安豐煙火桑麻。有承平之風焉。又以節俾持之。濠梁要地。旣歸節。又起而俾典之。期年。濠梁又成樂國。民無榮悴。地無肥磽。茲惟人哉。天無心。孰兩夫麥之岐。麥無情。孰秀夫岐之兩也。有冲氣行焉。條達細縕而爲此祥。茲惟人哉。公于漁陽。雖其詳未可見。而其人相似者。爲祖若孫。或可以言之也。漁陽少從祖。祖以儒家子爲壯夫事。下公孫述于成都。破匈奴。漁陽高柳。以少擊衆。諸將服之。敵人畏焉。以健

武才施慈祥政。開田疇。勸耕耨。陶富庶于閭閻。能者難之。此與公氣象規模。余以爲似之。非耶。漁陽班于郭伋。杜詩。廉范之間。如公則將誰班。議者必有以處之矣。始公爲安豐。有蓮一幹而兩華。及爲濠梁。又如之。其祥不獨此也。然非民政所關。弗著。著其堂所自得名。以示夫有志于育民者觀焉。

興國軍大治縣學記

天子非人才無與共治天下。人才也者。其源在鄉。其流在郡。其歸在朝廷。積石。河之源也。岷山。江之源也。播而九之。河之流也。別而九之。又三江之流也。其歸則同入于海也。河且南且東。至于華陰。底柱。孟津。大伾。過大陸而北之。此而見河之功。江所歷曰沱。曰澧。曰東陵。曰匯。曰中江。皆東趨。此而見江之功。皆未逾海之爲歸。其澤溥也。人才在鄉。不若在郡國。在郡國。不若在朝廷。朝廷。人才之海也。而其源則濬于其鄉。周制。士有秀。自鄉而升之司徒。則以選士名之。拔于其羣也。選士又有秀。自司徒而升之學。則以俊士名之。尤于其選也。旣升。則弗征。則以造士名之。與民別也。造士又有秀。大樂正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則以進士名之。與士別也。進士又有賢。司馬以告于王。而官之爵之祿之。此人才之濫觴也。周官三百六十總以六卿內外高下而別之。乃克用又。蓋人才皆繇此出也。今之天下。爲里若干。而屬諸鄉。爲鄉若干。而屬諸縣。縣也者。鄉之會也。此論士之積石。岷山。導之。則九國被其惠。否則萬物壅其澤。其利害顧不大哉。公來爲是邑。則曰。財匱當理。訟滯當決。有司事也。學校弗振。則人才弗茂。人才弗茂。則國奚須君奚賴哉。國事也。君事也。古者三十年爲一世。州以士獻郡。弗以名聞。閱世而且過之。其才小不展于州縣。大不施于

朝廷士奚忤有司之慚可既乎何爲咎有司也縣令于民有父母之道也于士有師之道焉民弗興咎在父母士弗作咎在師公甚病之則以告凡邑之民曰學也者爲國養才非虛拘夫士也士也者爲國養德非空糜夫官也德足矣位及之所以訓治汝等既富且良而爲美俗也于是役興而民驩趨則又以告凡邑之士曰學也者非徒其文也學之本在道士也者非徒其貌也士之實在心所以推之治國平天下惟公所學是資也于是工休而士競勸則以請東平王某書之公不自有又以告凡邑之士若民曰學也者天子制之有司行之當戴天子無思有司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知本也夫于是以時釋菜于先聖之庭再拜稽首詠歌君師之德以爲天而后某爲之述曰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緒功也丁酉春二月十五日訖事也三十有七者其楹也西而北者其方也其來請者周君之奇朱君紱何君若董君惟新萬君鈞陳君助學之儒生也其更新者潘公子詔邑之令君也公三山人賢而有政事文章觀此其他不問而可知也

張氏和政堂記

〔案〕此記當是孝宗淳熙五年所作

聖言該治道也悉矣箕子析爲三正直一也剛克二也柔克三也孔子析爲四施之以寬一也施之以猛二也平之以和三也和之至四也三卽四四卽三寬猛者剛柔之異名也和者正直之殊稱也若之何別之亦嘗引天下之理而伸之乎陰陽氣也晝夜者陰陽之變也陰陽交而四時成焉剛柔形也水火者剛

柔之變也。土石者，水火之變也。剛柔交，而四維成焉。寬猛，事也。緩急者，寬猛之變也。堅脆者，緩急之變也。寬猛交，而四端成焉。四時全則天和，四維全則地和，四端全則人和，和與同異，不相同而濟，乃克爲和。古之人誰其得之？仲山甫以之。尹吉甫之誦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不茹夫柔，以柔爲剛，也不吐夫剛，以剛爲柔也。聖人曰：「寬柔以教，南方之強也。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故君子和不流，中立而不倚。」仲山甫無偏于南北，而會歸其極，是之謂致中和者耶？近之人誰其得之？西安趙公以之。眉陽蘇公之辭曰：「其在官守，不專于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于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匪一于寬，致猛以濟其寬也。匪一于直，致曲以遂其直也。」聖人曰：「寬裕溫柔，足有容也。發強剛毅，足有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趙公入是門哉！茲其源乎？所濬發深遠矣。今之人誰其得之？廣漢張公以之。其爲荆也，慈溫薰惻，如趙公行春令之于益也。峻發嚴厲，如趙公行冬令之于杭也。平舒肅潔，如趙公行夏秋令之于處也。合而爲此邦，此堂之所由作也。其試偃仰游息于斯堂之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觀之，日麗于晝，而不能夜，月麗于夜，而不能晝，惟人也。晝則曰闔，夜則曰闔，天之全，吾兼之。動物橫而不能縱，植物縱而不能橫，惟人也。立則體縱，臥則體橫，地之全，吾兼之。呼吸而爲氣，能陰能陽，屈伸而爲形，能柔能剛，斂散而爲事，能寬能猛，故人之爲天地之靈也，爲天地之靈而弗能自用之物所移也。性有強弱，則五行之數移之也。資有溫燥，則五方之氣移之也。識有顯晦，趨有邪正，則父祖所陶，師友所漸，風俗所染，又皆得而移之。不動者，真我也。公定心所照，無方不徹，獨運夫天地之靈。

而翁張疾徐皆在我也。人無所致其親，又何所致其疏？人無所施其畏，又何所施其侮？回旋變化于寬猛剛柔之間，水火醯醢鹽梅備矣。所謂和羹非耶？公名某，字某，其考太師某也。父子所傳上之孔氏爲宗，下之至于今也。孔氏之大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其傳之正也，故存心養性而精一執之中，弗離和弗散，含德厚矣。其不競、不隸、不剛、不柔，凡形諸外者，充和之餘也。其可書也已。可書也已。

平政堂記

〔案〕此記當是
淳熙六年所作

上卽位之十七年，詔以某人爲興國太守。凡親若故，咸止君勿往。曰：究之習興國者，瀕湖爲郭，其民與龜魚鱉瓜雞居，水歸則葭葦莽蒼，又狐兔相參也。是歲諸大吏繩是邦以法者若干，諸小民訴是邦以牒者若干，諸吏若胥大若小，重若輕，論者若干，諸當輸不輸者若干，粟若干，諸當辦不辦者若干，兵若干，甲若干，推此類具言之。又若干，其何以當之？君曰：君命也。將若之何？既至信然。某人欲引去，某人欲引去，或趨君勿留曰：興國久不可爲也。而今爲甚！凡倉庾若府庫存者若干，弗存者若干，凡文符可報者若干，不可報者若干，凡戍鄣若鄉里可督者若干，不可督者若干，他不堪誰何者又若干，其何以承之？君曰：君事也。又將若之何？古之爲吏者，以職守爲業，以官守爲家。漢制：聞卽所居之官，爲姓號傳子孫，而疾病休謁，湯沐則歸，而與其家相見。其勤且專者，雖湯沐亦弗出，猶有純世之遺風焉。古者重于以身臣人，由此之故也。今

士大夫之家固有不幸而當其敗壞者則亦極力所致而已未有棄而他之也使爲吏者聚擇夫便利美好居之則遠外之人誰與其理者上不鄙爲弗能而俾之當此門持此家人主以天下爲家者也衆建官師分職內外無非幹蠱之子承德而用譽斯爲亨也二爻幹母三爻幹父而終爻則父母之蠱皆弗及焉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季夏國公之倫非委質事人者也且我方其未來則固徐氏之主也今委此身任此邦徐氏則傳舍路人而興國則家也觀夫徐氏滋輕矣其敢不力若履危涉難與死生相轆轤在勞心平時且吉壤者不可同年語也其又將奚辭有所難于此則有所難于彼慎重可以爲事君之大義非耶已而斥側者綏之使安離散者斂之使集愁勞者保之使康迫蹙者弛之使寬而後廢玩者震之使聳豪梗者鈐之使戢逋滯者整之使齊彫敝者厲之使精寬猛相濟剛柔適時而興國之政乃平凡邦國官府之財賦凡官吏卒伍之稍食凡祭祀賓客之勞禮凡都鄙稍甸之政令無或過無或不及而興國之政大平惟其閱義理明閱世故熟致此非難也而不擇劇易不問嫌惡以大公至正克其心汲黯于淮陽而君易于興國視古人有加焉其堂凡辨地域凡審面勢凡賦功緒凡飭財用事皆弗著著其大略而繫之辭從民志也辭曰義義其巔穹翠摩天君登斯堂意不在山皎皎其沚江湖表裏君登斯堂意不在水安在其心在帝之民有露有霜有秋有春維帝克聖維民是徇不剛不柔大公至正維君體之又率履之君明臣良相協濟之有熙斯辰有偃斯虹萬聲一歡往來憧憧有晏斯居晝律夜書弗猜弗驚浮龜沈魚君之歸矣民之思矣有蒞其陰無斁遺矣

三聖壇龍祠記

淳熙十有一年六月雨不以時至。太守池陽王公曰：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古之訓也。凡治具攷古之度，相今之宜，以次畢講，迺有事于上帝。又有事于羣龍。公曰：在田在淵，且在天。龍之所止行也，宜求夫並野並水而揚靈，卽其所止饗之東，隔堤起阜，屹立平湖之中，勢不甚高，而巨浸莫能踰，相傳與水俱升，蓋神之久矣。公曰：龍實震爲之，雷亦震爲之，正東之卦也。是地當用吏以祠龍之舊儀。公曰：祖宗憲章，至天聖迄嘉祐，愈粹。今皇祐之成式在是，法當用公。又曰：是禮也，文其何以將之？中庸不云乎：至誠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天地以誠而交參，神其舍諸？公又曰：是理也，隱其何以表之？中庸不云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誠可會幽明爲一家，神其彰矣。聞者信居半，疑居半。咸曰：聖人之言在世，何其取用者多，而收功者鮮也。今將于公乎？驗之丁亥禮行，是日陰雲生，戊子禮成，是日膏澤洽，越三四日至足而有餘，越七八日涔至而不絕。于是疑者皆信，信者皆堅。然後知神道非邈，聖言非誣。某以爲公致天澤，厚民生，其功小；使夫聖人之言信于天下之心，其功大。天下不取信于聖人，聖人不見信于天下，雖有粟安得而食諸？公名某，字某，其學導源于魯，而會流于鄒，故言行之氣象藹如也。信是理深，相是禮篤，起是工敏，求是文切。汴都趙某以之，觀是舉審紀是跡實。汝陽王某以之，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噫！此文之所以爲作也。

東坡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元豐七年別黃見詩桑下豈無三宿戀尊前聊爲一身歸者是

〔案〕聊爲蘇軾集作聊與

見詞好在堂前楊柳應

念我莫剪柔柯者是今載集楊元素起爲富川聞先生自黃移汝欲順大江逆西江適筠見子由令富川

弟子員李翔要先生道富川滿庭芳序所謂會李仲覽自江南來者是

〔案〕江南集作江東

今藏下雉李氏先生自臨

皋渡武昌見詩清風度水月衡山者是

〔案〕度水集作弄水

今載集見詞高安更過幾重山者是今藏磁湖陳氏先生

至富川見詩吾曹總爲長江老者是今傳富川見詞綠槐高柳咽新蟬者是今載集且藏下雉李氏先生自富川趣高安與元素濃醉解別不及石田已暮見詩惟見孤螢自開闔者是今載集見詞過湖攜手屢

沾襟者是

〔案〕高安更過幾重山吾曹總爲長江老過湖攜手屢沾襟之句今集中佚之

今傳富川前三十年一軀尙及見修軀鰲面衣短綠衫纔及膝

曳杖謁士民家無擇每微醉輒浪適驢相迎曰蘇學士來來則呼紙作字無多飲少已傾斜高歌不甚著調薄睡卽醒書一士人家壁云惟陳季常不肯去要至廬山而返若爲山神留住必怒我書一民家戶云今日借得西寺法華經其僧欲見遣吾云汝須得我不須得今傳富川先生至京師入禁林猶不忘此土見書都下全無佳思坐念公家水軒蒲蓮豈可復見今藏下雉李氏吾廬切與蒲蓮相鄰以小詞從事欽惟元豐矯揉琢磨先生于江湖之間五年不如是奚以爲先生先生去齊安以四月一日至富川以七日

去以十日至廬山以十五日至高安以五月一日去以十一日至吳楚梁宋河朔交廣又十七年不必攷亦不忍考吁

富池昭勇廟記

昭毅武惠遺愛靈顯者王爵號也昭勇者王廟號也富池者王廟所也甘氏者王姓也巴郡之臨江者王鄉里也某爲秦丞相王遠祖也某爲吳尚書某爲會稽令者王子也某爲吳太子太傅某爲晉鎮南大將軍某爲散騎郎者王孫也鎮南者死王敦之難于襄陽晉忠臣也吳王所仕國也大帝王所事主也西陵太守升城督折衝將軍前部督王所歷官也破曹公于烏林于濡須獲朱光于皖城遏張遼于合肥走關羽于益陽解曹仁于南郡禽黃祖于武昌者王生而在吳之功也捍寇賊保城邑興雨澤救生靈于元豐于建炎于紹興于隆興者王沒而在宋之功也王生而事劉表事黃祖皆弗克終而其餘會建功立業者吳也王沒而歷晉歷宋歷齊歷梁歷陳歷隋歷唐皆無所寵嘉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宋也宋有天下追錄前代忠臣義士死而能有陰功密澤者于是以王爲褒國公開寶五年太宗皇帝錫之以王爲褒國武靈公者元豐五年大旱禱雨有應郡以狀聞神皇帝錫之以廟爲昭勇者政和二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王者宣和五年道士臧歸真以王功上公車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昭毅王者建炎二年以靈卜驚張遇郡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者紹建炎四年以陰兵鎮金人御營使劉光世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者紹